

續資治通鑑

(二)

中華書局印行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八起施崇作曆十月盡曆國大淵獻三月元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

皇帝

慶歷五年十四年冬十月乙卯遼遣使來致元龍車

及所獲夏國羊馬辛酉附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

后神主于太廟大赦天下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

名比聞過為煩苛吏不安職至有曉諭州縣俾互相

告諭有傷風化無益事體其並罷之時執政沮改范

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初議者請單恩

百官且優賜軍士參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啓僥倖

誰為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帝語輔臣曰外人

怨執政宜防誼譁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

願毋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憚此邪帝遣中使察視山

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

尤尊愛之此為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育曰盜賊無

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

甲子遼主望祀木葉山己巳詔送伴遼使劉湜北

界近築寨於銀坊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

令毀去之庚午帝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

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邨宴幄殿奏

教坊樂遣使以所獲獐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

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教異）王李

石誌孫抗墓云上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聞於殿中抗奏疏即是有詔止獵案仁宗以五年十月獵於

楊邨六年十一月獵於城南之東韓邨七年三月即有詔罷獵而抗六年三月已罷御史其諫當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夜又不抗城南其在城南歸以夜乃六年冬事何鄉奏議可改悉安石誤也今不取

庚辰罷宰臣兼樞密使時賈昌朝陳執中言國初

以兩司對持大柄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

領今西夏來庭邊防有序當還使印庶協邦規臣等

願罷兼樞密使既降詔許之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

要依舊同商議施行十一月壬午朔回鶻遣使貢

於遼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

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丁亥冬至

宴宗室於崇政殿辛卯詔提點京東路刑獄司體

量石介存亡以聞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

是歲七月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州孔

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

入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執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

羈管介妻子於宅州初徐州人告直溫等挾妖法誘

軍士為變而轉運使不受亟詣提點刑獄呂居簡居

簡令無言有不受者復與轉運使合謀捕直溫等既

就誅濮州復有謀叛者民相搖驚潰居簡馳往得其

首惡誅之閱兵饗士茲不得發居簡蒙正之子也

李燾曰石介附傳正傳並云介詐死北走契丹先任登萊結金坑凶惡事富弼朱墨史附傳乃有往登萊結金坑惡少事附傳蓋依弼前傳辭免恩命辨議諸劄子案下詔京東體量介存亡存亡實錄但前手印此時弼猶在鄆州七年五月始移青州體量介存亡實錄但

有此五年十一月辛卯一詔耳七年五月後不聞別下詔也弼時亦有詔云在青州再體量蓋實錄不詳今別見七年六月末

有詔下兗州核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衆

莫敢對泰寧節度掌書記高苑龔鼎臣獨曰介平生

直諒寧有是邪願以合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懷中

奏臺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安可

量哉 國子監直講孫復責監虔州稅孔直溫敗索其家得遺復詩故也

也然則直溫反必在此年今附見復敗 詔以邊事寧息盜

賊漸衰知鄆州富弼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使知鄆

州范仲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

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邊任

是日改知鄧州初翰林學士葉清臣居父喪言者

嘗請起復為邊帥既而不行至是免喪宰相陳執中

與清臣有隙不欲清臣居內乃申用其言庚子改除

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壬寅以殿中侍御史劉湜

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議者謂湜探宰相

意深致尹洙罪故得優擢甲辰遠以同知北院宣

徽事蕭阿剌為北府宰相十二月癸丑以知潞州

郭承祐為并代副部署兼知代州始杜衍奏罷承祐

軍職至是復之及包拯還自契丹言河北邊帥宜精

選而代州尤不可輕授今朝廷委任郭承祐恐必敗

事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

亦乞速賜移易遼主觀漢軍習礮射擊刺癸亥遼

主決滯獄

六年遼重熙十五年春正月乙酉遼主如混同江禁遼人以

奴婢鬻與漢人戊子王堯臣罷三司使為翰林學

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堯臣主計凡三年前

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久不能償堯臣悉案籍

償之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未嘗加賦於民也益

梓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歲可得錢十餘萬

堯臣固不從帝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

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

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將必大損矣帝善其對然

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帝之左右往

往有讒其短者帝一切不問而堯臣為之自若已而

言于帝曰臣母老願解煩劇既罷帝慰勞之堯臣頓

首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耳禮部尚書知河

南府范雍卒贈太子太師諡忠獻雍好謀而少成頗

知人喜薦士狄青初為小校坐法當斬雍貸之卒為

名將甲午命翰林學士孫抃權知貢舉丙申以

翰林學士知制誥蘇紳知河陽紳銳於進取善中傷

人衣冠憚疾之言者斥其狀故命出守紳自揚州復

入翰林未三月也是歲卒於河陽紳與梁適同在兩

禁人以為險詖語曰艸頭木脚陷人倒卓

陰疏王德用宅枕朝回猶疑帝惡之置疏不下遂出紳案德用

在樞密宅宅貌二語孔道輔亦以妻德用子獨紳也附傳但云言者

不紳急干進取故出無疏德用事今從之魏泰雜錄云仁宗既逐林

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案林瑀以慶曆二年二月逐紳紳三年七

月始自內輪換大龍知揚州其知河陽又在六年正月魏泰說其今不取

戊申徙廣南戍兵善

地以避瘴毒二月壬子朔賜太傅致仕張士遜月

俸百千乙卯遼主如長春河癸亥荆湖南路轉

運使周沆言本路蠻寇未息而官軍久戍請歲給公

使錢一千貫以犒設將校從之沆又言蠻驍勝方驕

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

用鋌盾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

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擣巢穴餘兵絡山足

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撫也朝廷用其

策卒平蠻寇戊寅青州地震詔陝西經略安撫

及轉運司朝廷開納夏國本欲寬財息民自其受封進誓已及一年而調度猶不減用兵時其議裁節諸費及所增置官員指使使臣今無用者悉條奏之從樞密使龐籍言也權同知禮部貢舉張方平言今之禮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祐之初有以變體而擢高等者後進傳效皆忘素習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至太學盛建而講官石介益加崇長因其好尙寢以成風以怪誕詆訕爲高以流蕩猥瑣爲膽踰越繩墨惑誤後學朝廷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試者閒有學新體賦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論或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腎臆條陳它事豈國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體而澶漫不合程式者悉已考落請申前詔揭而示之詔從其請時御史王平又請賦毋得過四百字而禮部復謂才藝所取一字之多遂至黜落殆非人情自是復以舊數爲限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史改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及長編乙酉遼以太后應聖節減死罪釋徒以下庚寅登州地震岬嵎山摧自是震不已每歲震則海底有聲如雷丁酉遼主詔諸道歲具獄訟以聞高麗貢於遼壬寅賜進士穰人賈黯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癸卯賜諸科及第并出身甲辰賜特奏名諸科同出身及諸州長史司馬文學夏四月辛亥朔遼禁五京吏民擊鞠壬子降河東轉運使李昭遘知澤州坐使遼時其從者嘗盜遼之銀

杯也昭遘從者既杖死詔以銀杯送還遼議者謂盜已正法送杯於體有損判大名夏竦亦奏乞罷送不聽知雄州王仁旭直納軍資庫人稱其得體戊午遼罷遙輦帳戍軍壬戌遼以北女直詳袞舊作詳蕭大今改爲奚六部大王甲子遼主清暑永安山甲戌蒲盧毛朶曷懶河百八十戶附於遼遼主以左中丞蕭惟信爲燕趙國王傳遼主諭之曰燕趙左右多面諛不聞忠言浸以成性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父之義有不可使居王邸者具以名聞惟信性好學長於辯論及爲王傳能輔導以禮丙子徙知定州王德基知雄州兼沿邊安撫使初守臣畏生事未嘗出獵德基至乃縱騎獵境上關城居民甚衆而故堞墮壞久莫敢修德基豫調兵夫築完之遼歲遣使貽果餌前皆改服以見德基接以常禮及每移文至者例以郡官主勞至是以指使代焉己卯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密院比歲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半年或一二年後與轉官或改職夫遷除之體率有常規若因勞應賞而擢之不次孰曰不然如其事出僥倖縱賒日月曷厭羣議譬之賈人交易於市作爲契券立期待償非唯滋長濫恩實亦有虧治體請自今文武官輒援前比而希遷改者並明行責降從之五月甲申雨雹地震戊子減邛州鹽井歲額緡錢一百萬川峽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原或發或微而責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爲功往往貽患後人朝廷切于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爲意有司上言輒爲蠲減前後不可悉數丙申詔陝西市

蕃部馬。丁酉京東人劉彥劉沔胡信謀反伏誅。

六月庚戌朔降御前劄子下夏安期等比令與陝西

諸路經略安撫司議減節邊費其務悉心經畫以成

朝廷悠久之利。詔夏竦與河北監司察帥臣長吏

之不職者。初吳育在翰林薦唐詢爲御史未至母

喪服除育方參政事而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育數

爲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不得已以詢知

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許入見中丞張

方平因奏詢材質美茂宜留備言職詔許之育爭不

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育世以爲承昌朝意案方平與

范仲淹議論多不合然挺直不阿未必 守耶律瑪陸。舊作馬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參知政事

楊佖出爲武定軍節度使時武定亢旱苗稼將槁佖

視事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頌之。丁巳流星出營

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北行至王夏沒。

辛酉詔河東經略使鄭戢裁減本道邊費。癸亥帝

謂輔臣曰比有上言星變者國家雖無天異亦當修

警況因謫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

人君知臣下之過先示戒飭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

惡也賈昌朝等皆引咎再拜。戊辰遼主御清涼殿

放進士王棠等六十八人棠涿州新城人博古善屬

文時稱得人。辛未知益州文彥博言益彰邛蜀漢

五州非用馬之地而逐州共屯軍馬凡二千餘人請

皆易以步軍詔易三之一。參知政事吳育與宰相

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唐詢既怨育遂希昌朝意

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異等科由漢涉唐

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之本

朝稽用舊文訖真宗世三建此科陛下即位增科爲

六初應詔纔數人後乃至十餘人今殆至三十餘人

一中此科曾未累歲悉至顯官請自今不與進士同

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罷祕

閣之試疏上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之帝是育

言即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爲令仍須

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帝因謂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

內批以今乃知其欺妄也育又奏陰邪沮事正當明

辯願出姓名案劾以明國法育本由制策進帝數稱

其賢以爲得人故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

育弟娶李遵勳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

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大抵希昌朝意且欲

報怨帝訖不聽。秋七月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時

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倍之兵

在精不在衆冗散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

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帥臣并任其責乙酉詔判大名

府夏竦知并州鄭戢知永興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

糧草從拱辰言也。遼王遜格。舊作遜今改卒。庚寅

河東經略司言雨壞忻代等州城壁。乙未遼以前

南府宰相耶律喜遜。舊作喜今改爲東北路詳哀。舊作詳

丙申以知吉州余靖分司南京許居韶州初靖爲諫

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

失勢孝標因與知諫院錢明逸言靖少游廣州犯法

受笞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侍靖聞之不自安求

士未得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據其罪無所得唯得與靖接坐主簿既以違敕停任而靖受笞後乃改名取解它州及第案牘具在故有是命

遼籍諸道軍丁西遼主如秋山辛丑遼禁扈從踐民田遼翰林都林牙並修國史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嘉努既

見遼主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於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罕嘉努書於冊遼主見而命去之罕嘉努既出復書它日遼主見之曰史筆當如是遼主嘗問罕嘉努曰我國家勦業以來孰爲賢主罕嘉努以穆宗

對遼主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以謂之賢罕嘉努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未有過近日秋山傷死者衆臣故以穆宗爲賢遼主默然壬寅帝謂宰臣曰前日除李

用和子璋爲閣門副使今次子珣求爲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賞所與天下共也儻戚里之家兄弟補遷如己所欲朕何以待諸勳舊乎賈昌朝對曰

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爵賞不冒輕授非惟示天下以至公亦保全外戚之福也

癸卯以馬軍副都指揮使許懷德爲靜安軍留後言事官上章論奏者相繼御史中丞張方平言懷德妄援體例僥倖陳乞墮紊軍制干撓朝章乞奪軍職付環衛或除一郡帝不聽乙巳戶部副使夏安期等

言與鄜延經略使沈邈已減罷官員使臣四十四人八月詔臣僚子孫恃廢無賴嘗被刑者如再犯私罪更毋得以贖論時邵武軍言故祕書監致仕龔曙

之孫屢犯屠牛法當以廢免帝特命加真刑而更鑿

此條 癸丑高麗國王欽卒子徽嗣壬戌詔陝西

河東經略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其心詭譎難信恐諸路乘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完城壁若寇至有不如詔者亟以名聞 癸亥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

部員外郎知潤州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錢氏父子兄弟並以制策登科當時以爲盛事 癸酉以參知政事吳育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丁度爲參知政

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知永靜軍向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己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宰相賈昌朝頗營助之得輕比育遂爭論帝前殿中皆失色育

論辯不已乃請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與度易位度爲樞密副使在龐籍後時籍女嫁參知政事宋庠之子庠固言於帝以親嫌不可共事

故越次用度始昌朝與育爭帝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助己當以方平代育方平怒斥遣之曰此言何爲致於我哉既對極論

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政果之陳經通鑑續編云帝亦以育剛正可用第疾惡世皆以方平實爲昌朝代也 甲

戌以監察御史唐詢知湖州竟以宰相親嫌罷也九月庚寅以戶部副使夏安期爲陝西都轉運使安期與諸路經略安撫司議邊事凡奏省官員及汰邊

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時數有災異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梅摯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兼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

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告戒也伊洛暴漲漂廬舍

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祐陰不勝陽

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又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由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省資政

殿學士員召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爲戶部副使

（攷異）李燾云本傳以侍御史時蓋誤也案災異皆此年事今因摯運官附見張堯佐權陝西轉運使月即真摯言亦必在是月也 癸卯登州地震帝曰山東連歲地震宜防未然之變其下登州

嚴武備甲辰遼禁以置網捕狐兔冬十月丁未朔詔比遣張子奭往延州與夏國議疆事其豐州地

當全屬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爲界初夏國四十里爲禁地若猶固執即以橫陽河爲界初夏國

既獻臥貴龐吳移已布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寧浪等處爲界下河東經略鄭戩言沒寧浪等

處並在豐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宜以橫陽河爲界帝乃以戩所上地圖付子奭往議之

己酉遼主駐中會川辛未詔發兵討湖南猺賊十一月己卯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以張子奭道病故也

以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爲額錢十五

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以收遺利余靖時爲諫官言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

令收稅今若一旦權絕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

及乞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鼓民怨其議遂寢

（攷異）李燾曰河北初議權鹽價實錄不載余靖諫草獨有此奏及王拱辰奏立權法時權鹽久矣蓋先有建此議者靖論其不可故罷而拱辰更立權法未下而張方平奏罷之實錄國史並疏略今參取增補議草及 及王拱辰爲三司使復建議悉權

食貨志方平奏請修入二州鹽下其議於本路都轉運使魚周詢亦以爲不可

（攷異）李燾云方平以爲都轉運使夏竦誤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罷三司使出知澤州張方平

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爲弊所算十無二三請敕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所鬻州縣併

輸算錢歲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帝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

下也方平見帝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

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

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契丹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使彼獲利也彼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

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費乎帝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皆知宜直以手詔罷

之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且刊詔北京其後父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

（攷異）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頓食貴鹽豈朕意哉下詔不許若

不許三司之請則不領下詔今既下詔蓋已立法而未行者蓋詔當傳其方平事蓋疏略也 癸未湖南猺賊寇英韶州界

丁亥遼以南院樞密使蕭孝友爲北府宰相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仁先爲南院大王以北府宰相蕭

革同知北院樞密使事以知伊勒希巴

（舊作夷商畢今改） 事耶

律信先爲漢人行宮都部署。蕭革席寵擅權。南院宣徽使耶律義先疾之。因侍譙言於遼主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遼主不納。它日侍宴。遼主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革佯言曰。公相謔不旣甚乎。遼主亦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遼主大怒。皇后解之曰。義先酒狂。醒可治也。翼日。遼主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曰。義先之才。豈逃聖鑒。然天下皆知其忠直。今以酒過爲罪。恐拂人望。遼主以革犯而不校。眷遇益厚。革之矯情媚上。多此類也。義先鬱鬱不自得。然議事未嘗少沮。後又於遼主前博。義先祝曰。向言人過。冒犯天威。今日一擲。可表愚款。俄得堂印。遼主遷然。義先仁先之弟也。辛丑。帝獵于城南之韓邨。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次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帝案轡中道。親挾弓矢。屢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驅入場中。帝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務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嘆其衣食粗糲。而能享壽。人加慰勞。還次近郊。遣衛士更奏技御。駕前兩兩相當。掉鞅挾槊。以決勝。又謂輔臣曰。此亦可觀士之材勇也。免所過民田在園內租稅一年。乙巳。遼賑南京貧民。十二月壬申。遼曲赦徒以下罪。以是日爲聖宗在時生辰也。遼主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甚衆。聖宗之風替矣。七年遼重熙十六年春正月丙子朔。御大慶殿受朝。己卯。

遼主如混同江。甲申。知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今宗室輒有面祈恩澤者。罰一月俸。仍停朝謁從之。丁亥。詔河北所括馬死者。限二年償之。戊子。尚書左丞知兗州杜衍以太子少師致仕。時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還印綬。賈昌朝素不喜衍。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表卽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癸巳。以知制誥楊偉權知諫院。偉嘗曰。諫官宜論列大事。細故何足論。然時譏其亡補。壬寅。詔減連州民被徭害者來年夏租。二月丁未。詔流內銓應納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參軍。洎上州判官。資深無過犯。方注主簿縣尉。如循資入縣。令錄事參軍者。銓司依格注擬。止令臨監物務。從御史知雜李東之所請也。己酉。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中糧粟。丙辰。命內侍二員提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棟州吳鼎臣言。諸軍班所給糧多陳腐。又斗升不定。請以內侍糾察之。翼日。諸監倉官進呈軍糧。帝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之時。衛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然軍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後支。上軍所給斗升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八九。雖遣內侍提舉。終不能行也。庚申。遼主如魚兒灤。辛酉。禁羣臣遇宴樂奏請私事。詔世選之官。從各部耆舊擇材能用之。先是樞密使馬保忠言於遼主曰。彊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德。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非聖帝明王孔孟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遼主不聽。三月癸

未詔求寬恤民力之事。聽官吏驛置以聞。上其副于轉運司。詳其可行者。輒行之。毀後苑龍船。初有司請修以備幸。詔特毀之。丁亥。以旱罷大宴。癸巳。詔曰。自冬訖春。旱暵未已。五種弗入。農作失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災于朕。自今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僚。指當世切務。實封條上。三事大夫。其協心交儆。稱予震懼之意焉。帝每命學士草詔。未嘗有所增損。至是。楊察當筆。既進詔草。以爲未盡罪己之意。令更爲此詔。遼主如黑水。灤遣使審決雙州囚。乙未。賈昌朝罷爲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育罷爲給事中。歸班。昌朝與育數爭論。帝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在經筵。帝問以旱故。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帝用其言。卽罷昌朝等。尋復命育知許州。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密相。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然。初降制。召竦爲宰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焉。（改異）竦以乙未日除宰相。丁酉日仍出其日。仁宗本紀云。乙未以夏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丁酉以夏竦爲樞密使。今從本紀。以知益州樞密直學士。文彥博爲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帝因李東之建議。再畋近郊。南城之役。衛士不及整駕而歸。夜有雉殞于殿中。諫者以爲不祥。是月將復出諫。

者甚衆。御史成都何郯言尤切直。遂罷出獵。又詔停建州造龍鳳茶。丁酉。改樞密副使文彥博參知政事。以權御史中丞高若訥爲樞密副使。己亥。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曾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入謝。未始賜服。至是。帝御邇英閣。面賜之。公亮自修起居注。當遷。知制誥賈昌朝其友壻也。避嫌。故使待制。天章閣。昌朝罷。既半歲。乃命知制誥。壬寅。降宰臣工部侍郎陳執中爲給事中。參知政事。給事中宋庠爲右諫議大夫。工部侍郎丁度爲中書舍人。先是。賈昌朝引漢故事。乞罷相。昌朝既罷。執中等復申前請。於是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帝之幸西太一宮也。日方炎赫。卻蓋不御。及還。而雨露足。（改異）宋史作辛丑。今從長編。是日遼大雪。詔權停貢舉。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九 起徽宗大遼興國四年三月九日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

皇帝

慶歷七年 遼重熙十六年夏四月乙巳朔遼主聞太后不豫

馳往視疾丙午太后愈遼主復如黑水樂己酉詔

曰前京東轉運使薛紳任文吏孔宗旦尙同徐程李

思道爲耳目伺察州縣細過以滋刑獄時號四瞪前

江東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苛察

相尙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待人之意紘既降知

衡州而紳等故在其降紳知陝州鼎知深州綽方居

喪候服除日取旨自今毋皆復用爲部使者宗旦等

四人並與遠小處差遣綽益都人鼎沿子與紘三人

者皆范仲淹等所選用也天章閣待制侍講楊安國

因講筵爲帝言三虎四瞪事故有是詔綽先爲刑部

詳覆官有廖均者挾當路權勢雪罪中書連舊例送

刑部官屬無敢違者綽獨以爲敕一定而例有出入

今廢敕用例非有司所敢聞也執政雖深惡之然卒

不能屈遷通判雄州城久壞守將慮違遼人誓書不

敢修綽以爲今但修之而已非有所增廣於誓書固

無害也既興役遼人果來問綽報以前語仍緩其使

及使反而役已畢遼亦不復問杜衍富弼尤稱其才

及喪除責通判萊州庚戌以京東轉運使包拯爲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壬子御正殿復常膳仍賜

二府喜雨詩乙卯陳執中宋庠丁度皆復所降官

丁卯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

民輸賦稅已是大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江西

諸路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

斂之臣加耗之外更要一斗江西一路歲以百萬石

爲準每石取米一斗以百萬石計之所收已及十萬

石十萬石耗米入官則下民必食貴米此但粗引一

路之弊耳況天下之廣賦稅之饒其弊無極臣恐諸

路轉運司尙有似此無名刻削願陛下閱其奏目或

有橫加收斂名爲出剩乞賜黜貶爲便帝覽之曰古

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倍斂是爲朕結怨於

民也亟下詔止絕之遼以太后疾愈赦境內己

巳詔諫官除朝參外非公事毋得出入請謁五月

丙子以東頭供奉官李瑋爲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選

尙福康公主瑋用和次子帝追念章懿太后不已顧

無以厚其家乃使長女降焉知諫院王贊言臣僚

章疏內有事合更張者送兩制及臺諫官等同議動

經半年有餘未見結絕素無條約務在因循欲乞今

後應批狀下兩制及臺諫等官同定者乞限五日內

聚議半月內連書奏上如議論不同即許別狀以聞

從之戊寅詔武臣非歷知州軍無過者毋授同提

點刑獄己丑補降猺唐和等爲峒主以知青州

翰林學士戶部郎中葉清臣兼龍圖閣直學士爲永

興軍路都部署兼本路安撫使知永興軍帝初欲進

清臣官爲諫議大夫宰相陳執中曰此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帝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者當有

錫賚執中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恨過闕請對於帝前數執中之短且力辭龍圖閣直學士不拜帝錫賚之亦不受然帝遇執中如故水洛城都監劉滬卒其弟淵將護喪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經略司言熟戶蕃官牛獎逋等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復命滬弟淳爲水洛城都監己亥命翰林學士楊察除放天下欠負辛丑詔西北二邊有大事自今令中書樞密院召兩制以上同議之六月戊申遼主清暑於永安山丁巳準布舊作阻今改部長朝於遼獻方物戊午遼詔士庶言事壬戌置北京留守司御史臺詔臣僚移任求朝見者留京師毋得過十日先是夏竦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朝廷疑之弼時知鄆州亟罷京西路安撫使既而北邊安堵竦讒不驗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路安撫使竦在樞府又讒介說契丹弗從更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侍御史知雜事韓城張昇致異宋史本紀率輔表昇列傳作昇長編或作昇或作昇前及後三異蓋昇昇字形相似爲之誤御史何郯嘗極論其事郯奏此事造端全是夏竦意本不在石介緣范仲淹富弼在兩府日竦嘗有樞密使之命以羣議不從卽行罷退竦疑仲淹等排擠以介曾被仲淹等薦引故欲深致介惡以汚忠義之臣皆由疇昔之憾未嘗獲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勢有所報耳其石介存歿乞更不根問庶存大體帝不聽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

非一家所能辦必有親族門生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令具軍令狀保之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帝意果釋介妻子初羈管它州事既辨明乃得還秋七月辛巳詔兩制及太常禮院議增真宗諡壬午以戶部副使張堯佐爲河東都轉運使辛卯遼主如慶州辛丑禁貢餘物饋近臣八月丁未賜汝州龍興縣處士孔收粟帛收孔子四十六代孫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見收於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閒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又詔給復其家丙辰加真宗諡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從張方平等議也戊午改文明殿學士爲紫宸殿學士文明殿禁中已無之學士自程羽李昉後亦不以除授而文明二字又同真宗諡用宋庠議也初置天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閣直學士之下乙丑析河北爲四路各置都部署致異宋史本紀通鑑歷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部署一員如無事止以安撫使總制諸路即其事也案宋初大將領兵在外者曰都部署治平以後避英宗諱始改都署爲總管此四路置都總管乃史臣追稱今改正之四路者大名真定定州瀛州也九月甲戌降知渭州張亢知磁州時三司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樞密使夏竦挾故怨因黜亢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降知壽州自七月至於是月遼主日射獵於楚不溝震列繫輪石塔諸山冬十月壬寅朔以集賢殿修撰

范陽張揆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學士揆著太元集解召見延和殿令撰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卦蓋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而小人退之象也帝悅故有是命 辛亥遼主如中京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既歸濮州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勞問欲召見以羸疾辭壬子迪卒贈司空侍中諡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迪所葬鄆城之鄉曰遺直鄉 丙辰遼定公主行婦禮於舅姑 乙丑河陽許州地震 庚午鐵驪仙門朝於遼遼主以其始入貢加其使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十一月戊寅遼主祀木葉山己丑如中京朝太后壬辰遼禁漏泄宮中事 丙申朝饗景靈宮丁酉饗太廟奉慈廟戊戌冬至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是日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福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懷刃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不待期亟叛時知州張得一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束鹿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煥

者遂殺煥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欒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改）陳經通鑑續編作安陽今從長編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廩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改）宋史紀事本末作德勝聖亦作德勝今從長編以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義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守者五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 賈昌朝遣大名府鈐轄郝質將兵趨貝州十二月辛丑朔昌朝以貝州反書聞內出劄子下中書樞密院亟擇將領往撲滅之仍令澶州孟州定州真定府豫設守備毋致奔逸 壬寅遣入內押班麥允言西京作坊使王凱往貝州捕殺軍賊仍詔賈昌朝發精兵衛之 高陽關都部署王信聞貝州亂亟領本部兵傳城下甲辰以信爲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 戊申加恩百官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英國公章得象鄒國公王德用祁國公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卽封國公王旦爲相過萬戶而謙抑不受是歲郊恩中外將相唯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節度使帶平章事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貽永得象德用皆封國公 庚戌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爲河北安撫使 辛亥遼主謁太祖廟觀太宗收晉圖癸丑遼主問太后安 甲寅徙知滄州高繼隆知貝州遣內侍何誠用齎敕榜招安貝州軍賊御史中丞高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處今釋貝州不討後且啓亂階爲遼人笑不聽 乙卯遼以太后疾愈命

雜犯死罪以下減一等論徒以下免庚申遼南府宰相杜防韓紹榮奏事有誤各以大杖決之出防爲武定軍節度使三司使張方平言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匹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并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人又自慶歷三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所以三司經用不贍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謂無遺利矣而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爲出所致耳方今急務莫先食貨食貨不足何以爲國伏望令中書樞密院審加計議裁於聖斷早爲之所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援溺則益不及矣壬戌高麗貢於遼

八年遼重熙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殂僞諡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曩霄凡七娶一秋吳一宋史五娶一曰遼興平公主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三曰惠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藏氏五曰索氏與長編所載不同今從長編

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它人殺之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理謀殺曩霄爲臥香乞所告沈於河殺咩迷氏五曰雅爾舊作利

改氏裕勒且舊作遇從女也頗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它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道士學辟穀氣忤而死次寧令格舊作南令哥今改

霄以貌類己特愛之以爲太子次薛埋早死後復納

瑪伊克舊作沒移今改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雅爾之族

宣言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瑪伊克女乃爲修

內曩霄怒會有告裕勒且兄弟謀以寧令格娶婦之

夕作亂曩霄遂族裕勒且剛哩凌城通等三家既而

雅爾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

得裕勒且妻闔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雅爾氏覺之

乃出之爲尼號密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瑪伊克

氏初欲納爲寧令格妻曩霄見其美自娶之號爲新

皇后寧令格憤而殺曩霄不死剗其鼻而去匿黃蘆

鄂特彭舊作訛家爲鄂特彭所殺曩霄遂因鼻創死

一秋吳一宋史五娶一曰遼興平公主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三曰惠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藏氏五曰索氏與長編所載不同今從長編

鄂特彭爲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委格寧令鄂特彭獨

弗許曰委格寧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諾伊尙都

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

夏土則亦衆所願也鄂特彭曰子何敢哉夏自祖考

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密藏尼振先王之遺腹

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然遂立

密藏尼爲太后曩霄死三月而生男是爲諒祚宋史

載諒祚以慶歷七年一月六日生八年正月朔歲即位與長編異今從長編以毛惟昌高懷正之

妻更乳之而政在密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裕勒

且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

霄所與盤龍服皆爲鄂特彭所族乙亥明鎬以貝

州城峻不可攻謀築距闔度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

可與城齊而賊亦於城上設戰棚與官軍相當名曰喜相逢距圍將成爲賊所焚火三日不滅乃用軍校劉遵計卽南城鑿地道而日攻其北以牽制之貝州民有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縋縲以引官軍旣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旣登欲專其功斷縲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丙子授文慶斌西頭供奉官宗本順右侍禁丁丑以參知政事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明鎬副之鎬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問輔臣策安出彥博乞自往討賊故遣彥博宣撫而改鎬爲副先是樞密使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之彥博旣受命因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戊寅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彥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鞠真卿等三人掌機宜文字許之鎬所奏辟殿中丞王起等四人仍聽隨軍貝州賊謀竊出要劫遠使明鎬諜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是日江寧府火初南唐大建宮室府寺其制皆倣帝京時營兵謀亂事覺伏誅旣而火知府事集賢殿學士李宥懼有變闔門不救延燒幾盡唯存一便廳乃舊玉燭殿也尋責宥爲祕書監直令致仕宥奏火事云不意禍起蕭牆變生回祿會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故責特重乙酉降空名告敕宣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文彥博至貝州城丁亥遼主如春水乙未日赤無光官軍攻貝州城

北甚急賊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潛達城中賊初不覺也閏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竭等導之旣出登城殺守陣者垂縲引官軍賊縱火牛官軍稍卻軍校楊遂以槍中牛鼻牛還走賊衆驚潰王則開東門遁閣門祇候張綱緣壕與戰死之王信捕得則餘黨保邨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辛丑文彥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彥博請斬王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恐所獲非真盜當覆視之詔以檻車送則京師王則之以貝州反也深州卒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知州王鼎夜出檄遣軍校攝事於外邑而陰爲之備翼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兇兇謀劫囚鼎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驚者數人斬於市衆皆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壬寅升冀州爲安武軍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歿者官爲葬祭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爲恩州丁未以祕閣校理張瓌爲兩浙轉運使瓌十年不磨勘遷官朝廷獎其退靜故用之戊申以文彥博爲禮部侍郎平章事明鎬爲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馬軍都虞候王信爲威德軍留後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轉及賜緡錢有差贈馬遂爲宮苑使遂開封人以三班奉職爲北京指使聞王則叛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使持榜入城招降則盛服見之與飲茶遂諭以

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遂欲其助己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者賊黨攢刃聚譟至斷其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執遂縛而支解之則倉猝被毆傷病數日乃起事聞帝數息久之則既誅乃追贈遂封其妻爲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癸丑遼主射虎於侯里吉乙卯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賈昌朝加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以恩州平也翰林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討之乃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辛酉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達王勝孫利等四人謀爲變殺軍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禁中至寢殿時皇后侍帝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閣抱持遣宮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衛賊至福寧殿下斫宮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承用慮帝驚給奏宮人毆小女子后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帝且欲出敢妄言邪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親翦其髮以爲識諭之曰賊平加賞當以汝髮爲證故宦者爭盡死力倉猝處置一出於后顏秀等三人尋爲宿衛兵所誅王勝走匿宮城北樓經日乃得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謀樞密使夏竦言於帝請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鞠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帝卒從竦議甲子降內侍楊

景宗鄧保吉楊懷敏劉永年趙從約王從善等五人皆外遷獨懷敏領職如故竦庇之也先是有詔釋景宗等罪御史中丞魚周詢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御史何鄭等言殿廷所置宿衛本爲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所爲凶悖意不可測兼後來獲賊餘黨累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全不依稟蓋是本管臣僚懼見捕獲之後勘鞫得情所以容衆毆死以圖滅口欲輕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太祖朝酒坊火發本處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副田處巖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今乘輿咫尺賊亂竊發凶惡之狀無大於此而居職者既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卽禽捕未正典法何以塞公議伏乞重行黜降用振威罰景宗等既外遷鄭等又再具奏乞黜懷敏帝令中書召鄭等諭以獨寬假懷敏之故鄭等又言衛士持刀直入禁庭欲凌犯乘輿爲大臣者宜深責有司失察之罪如楊景宗等並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過非自取止可貸其正坐並宜流竄以戒百職景宗等罰既甚輕懷敏又獨異衆蓋兩府大臣畏陛下左右之怨怒不能堅執祖宗之法也伏望一例責授外任以協公論帝語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夏竦即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翰林學士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舍皇后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瞿然而罷政事李燾曰張美人此時未爲貴妃竦語及附傳皆云貴妃誤也初諫官言江寧上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府寺悉焚宜擇材臣繕治

之命司農卿林維代李有維固辭不行乃降維知袁州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張奎知江寧府奎既至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逾時復完丙寅礫王則於都市以知洪州直集賢院李絢爲荆湖南路轉運使時五谿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今安在輔臣未喻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之絢乘驛至邠州戒諸部案兵無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悅罷兵受約束初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絢通判邠州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卽發兵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待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它州悉治守備丁卯誅張得一其兄弟悉坐降官妻子論如律得一知貝州視事八日而亂作賊置得一州廨之西日具食飲初賊取州印語曰用訖卻見還每見賊必呼曰大王先揖而坐坐必東向又爲則草僭擬儀式賊平得一付御史臺劾治獄具朝廷議貸死中丞高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爲則屈乎於是坐棄市得一者之子也 是月臣僚上言皇城司在內中最高爲幹劇祖宗任爲耳目之司句當官四員多差親信有心力人近年員數倍多並不選擇乞今後只差四員選有心力沈厚之人更不許人指射陳乞如違並以違制論從之 二月癸酉楊懷敏落入內副都知復爲左藏庫使滑州鈐轄始從御史言也何鄭擊懷敏尤力帝諭鄭曰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對曰古者帝不從諫故臣有碎首今陛下從諫如流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臣下而過在君上也帝忻納之

（一）改異李憲曰實錄云諫官御史皆言懷敏案此時

諫官惟吳鼎臣王贊又鼎臣正月已出使贊素邪必不敢觸懷敏實錄必誤今削去諫官二字 頒慶歷善救方帝始閱福建奏獄多以蠱毒害人者福州醫工林士元能以藥下之遂詔錄其方又命太醫集諸方之善治蠱者爲一編詔丁度爲序而頒之 丙子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楊偕爲工部侍郎致仕召見宴勞賜不拜及卒遺奏上兵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爲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爲迂闊難用與人少合然亦能有所容初蔡襄等劾奏偕出知杭州會襄謁告過杭而輕游里市或謂偕盍言於朝答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邪 夏遣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之喪命開封府判官曹穎叔爲祭奠使六宅使鄧報信爲弔慰使賜絹布羊米麪酒如例夏亦遣使告於遼遼遣使如夏慰奠 戊寅改知荆南范仲淹復知鄧州仲淹在鄧二年鄧人愛之及徙荆南衆遮使者請留仲淹仲淹亦願留詔從其請 己卯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壬午貶三司戶部判官韓綜知滑州綜前使遼遼主問其家世綜言父億在先朝已嘗持禮來使遼主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相繼奉使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爲壽遼主亦離席酬之歡甚既還宰相陳執中以爲生事故責之尋改知許州 乙未以侍御史宋禧爲兵部員外郎同知諫院先是禧鞠衛士獄於內侍省不能究其本謀獄既具內侍又使禧自爲牒稱無敢漏泄已而乞徧於宮省置防謹火燭牌及伐禁中臨簷巨木畜羅江犬以備盜朝論非笑因號曰宋羅江開封府判官曹穎

叔言禧爲制使辱命請置於法不聽至是又擢諫官是月遼命士庶言國家利便不得及己事奴婢所見許白其主不得自陳三月甲辰詔禮部貢舉以京西轉運使任顥權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初夏遣呂你如來納款要請凡十一事其尤者欲去臣稱男選顥押伴一切責以大義詞屈而去及孫延壽再使雖上表已稱臣而猶欲以青鹽通中國及自買賣又乞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權場及添賜五萬其議多顥所陳者曩霄旣爲其下所殺遣楊守素告哀而守素乃康定中爲曩霄謀不稱臣納所賜節者也顥適奏計京師帝留顥館伴顥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終其去不敢桀驚中書擬顥知鳳翔府帝曰任顥應接楊守素事畢宜備朝廷緩急委任鳳翔不難得人執政有不悅顥者因命以此官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召近臣宗室觀太宗游藝集真宗幸澶州詩碑及三朝瑞物又出手詔賜輔臣曰聞者西垂備禦天下繹騷趣募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加以承平寢久進仕多門人浮政濫員多缺少又牧宰罕聞奏最將帥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簡擢靡臻不能勸厲於下邪西北多故敵情靡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爲調畫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卽坐上對時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爲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執

中方力辭未許參知政事宋庠進曰兩漢對策本延嚴穴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對許之論者以爲知體是日翰林學士張方平旣退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卽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向因夏人阻命諸路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在此數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財用方且成天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望嚴令天下禁止召募命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案所部揀選疲老便與放停若雖係禁軍而羸弱願退就廂軍亦聽從便今入官之路徼倖攀援日生新例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羣牧司等處酬獎條貫亦乞重行詳定臣聞先朝雖將相大臣之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爲升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議益循寬大故令守官及三年卽例得磨勘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敘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卽與轉遷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至於將帥之任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略其細故不輕